

四、日中合作面临的课题

发言 1 克服中国威胁论和“历史”问题（刘杰）

发言 2 日本对中意识的现状和展望（高原明生）

1. 日中间“感情隔阂”的实际情况

总理府针对“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进行了定期调查。结果表明，“有亲近感”的比率 1988 年为 68.5%，1989 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降到 51.6%，1992 年是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加上天皇访中，比率略有回升，达到 55.5%。最近，有人担心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在下降，通过这一调查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中国观已进入一个较高比率的平稳状态。虽然比过去低，但与对东南亚的 30%相比，还是相当高的。去年在日本展出的黄河文明展、中国国宝展，盛况空前。就连常被作为否定因素提及的历史，从长时间来看，也是日中间的一种财富。

2. 日本人的对中意识是否在变化

最近，在中国的因特网上，可以看到的最大担忧是“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是在倒退”，极端的人甚至认为“是不是军国主义再次兴起并侵略中国”。而较为一般的是“日本人把中国人当傻瓜”这种意识的显露，比如日本企业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问题马上上升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问题。“一级品销往日本市场，一般产品销往欧美，次品销往中国！”的说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与此相对，日本方面的担心也在加剧：诸如中国威胁论，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必导致军事力量的强大，是不是将威胁日本的防务？另一方面，日本会不断地输给中国，中国居上，日本在下的潜在意识逐渐地显露出来。

3. 两国民族主义的现状

日中双方这种感情的高涨，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健康、成熟的民族主义是指个人的同一性（identity）在自己的家族、居住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地区乃至地球所有这些多层化阶段上，全都均衡存在的状况，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民族主义。最近是不是有些过于强调处于国家主义、国家中的个人的同一性？虽然无法进行实例验证，但是可以推测：全球化侵害了既得利益，价值转换引起了社会变化，强调国家主义就是面对这些变化表现出的不安和抵抗。

今后，民族主义将走向成熟？还是发展成排他性？我认为不会发展成排他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种说法是变形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说服力，在现阶段，不会吸引大多数日本人、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的话，也有可能转向国家主义。我持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

4. 不忘记, 不沉默, 不懈怠

所谓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认为是三不——不忘记, 不沉默, 不懈怠。

- (1) 所谓“不忘记”，是指日本不应该忘记日中战争导致了许多悲剧，日方负有责任。中国不应该忘记无论基于什么情况和意图，中国是放弃了战争赔偿的，中国也不应该忘记日本在战后，坚持不开发核武器、不出口武器，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对世界做出的各种贡献。我赞成“以史为鉴”，但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应该从近代史的坑穴里爬出来，看清历史的潮流，这是至关重要的。
- (2) 所谓“不沉默”，是指日本和中国基于历史背景、体制、文化、经济水平的不同，但凡能引起误会的事，哪怕是小事，也要进行认真的说明、双方要进行确认。有关在华日本企业的各种问题，公司方面的看法不应只在一两次记者招待会、认错公告中表明，还应该在网页上定期登载。这样，除当事人以外的人也会了解真实情况。
- (3) 所谓“不懈怠”，是指日中双方在认识到日中之间很难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提下，扎实地开展各种交流。不仅是政府之间、人民解放军和自卫队之间，还应进一步扩大企业间的经济交流、学校、地方自治体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有不明白的事情，要耐心解释。提高这种说明能力是很重要的。

5. 消除日中对对方的优越感与自卑感

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关键在于消除双方潜在的自卑感。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在经济、社会发展、法制、教育水准、国民素质等方面有优越感，同时，在传统、文明、文化、国际政治地位上有自卑感。相反，中国人在文化、传统、国际政治地位上有优越感，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有自卑感。为了消除这些自卑感，日本应该继续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应该帮助日本提高国际政治地位。

评论 如何避免中国被孤立？如何避免日本陷入孤独？（津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与之相对的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日中关系带来了意识的变化。我想谈谈随着力量的转移，日中双方应该注意的问题：

1. 中国有被孤立的危险

中国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仅限于日本，也存在于东南亚、韩国。美国开始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功受到世界瞩目，但中国人知道自己还存在许多问题，认为中国“不够发达、属发展中国家”，国内外这两种认识的距离在拉大。亚洲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新政府的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发生共振。另外，超越世界发达国家后，中国将作为一种什么力量存在？关于这一点，中国没有向世界进行说明的准备，所以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不透明的、让人不安的。世界上的很多军事专家都在研究中国海军的长期战略，“中国想要称霸，想要作为军事大国统治整个东中国海”的看法传播较广，我觉得这是一种夸张的看法，但除此之外，因为找不到中国自己对长期构想、国家目标的解释、说明，所以被误解的话，中国自身也负有责任。中国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希望中国能够不断积极地对外解释自己的价值体系、国家目标。

现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上是“世界多元化”，但“防止被孤立”是不是更是当务之急？去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ASEAN+3国首脑会议上，中国的对应是积极的，给人们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力争避免被孤立。这次会议提议建立的“东亚研究小组”，虽然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是为提高区域内的相互信任迈出的第一步，亚洲人之间将针对经济、防务等各种论题，包括人权、民主这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开诚布公，互相探讨。

2. 日本陷入孤独的可能性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丧失了巨大的财富，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均遭受惨痛打击。日本人的心理上也受到消极的影响，开始愤世激俗、丧失自信……这些有可能会使日本社会走向“孤独”，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说看到中国强大，想到的不是怎样灵活回应或者是奋起直追，而是一味担心会被超过，我想这种心理一部分源于自信的丧失。

而对日本现状的危机感，竟有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很让人遗憾的。进一步讲，面对改变不了、抹杀不了的现实，干脆放弃了努力的愿望，又

想从心理的创伤中逃脱出来，尽管没什么变化，依然想骗自己：“那也不错”。这种心理上的倒退现象正在出现。日本人应该从消极的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培养自己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谦虚态度，并拥有虽然落后了，要从原地奋起赶上的信心。日本应该恢复健康的民族主义，那应该是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相伴的。“加强与亚洲的关系，是为了让自己有光明的未来”，拥有这种意识并相信这一点的人，就不会为了历史问题破坏与亚洲的关系。所以，应该多做些努力，让日本人更具体地明白——只有与亚洲同行，日本才有未来。我自身认为即使在经济领域，这也是相通的。我们至少应该更努力地把这种可能性告诉世人。（津上）

论点 1 日本人丧失自信了吗？

- 我不太赞成津上先生的评论。我认为关于日本人心态的描述，比如：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失去了自信，对无法消除的过去和悲观的现在进行美化，如果把这当成一般论来讲，有些过火儿。我对日本的想法较为积极、乐观一些。日本的问题在于为适应新环境需要重建制度（institution），而具体的工作已经开始扎实地进行了。制度是超越法律、组织形态的，与每个人共有的想法相关，制度的变更不可能一夜完成。对于可能成为新型制度的，必须先从试验做起。比如政治改革，现在一般选民对过去 50 年来政治家、利益团体、官僚间相互联结，官僚充当各种利益团体的协调人的做法开始持怀疑态度；城市选民对于联合执政党与土木建筑业之类联结太深，持怀疑态度并投反对票。日本改革的推动力与其说来自政治家，不如说源于民主的投票制度——根植于底的“草根力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很多意味深长的实验正在年轻一代中间展开。（青木）
- 津上先生谈到日本有陷入孤独的危险。我认为：陷入了悲观主义，而且必须要抛弃没有根据的优越感的，不是一般的日本人，而是霞关的官僚们。90 年代的霞关，在行政改革推进过程中，制定重要经济政策的能量被消耗了。一般国民的情况应该可以再乐观一些。（鹤）
- 促使我发表上述言论的最直接原因是最近的教科书问题，我很受打击。也许仅仅是一部分人，但他们在与亚洲的关系中看不到光明的未来，采取了后退的态度，这些人的存在让我感到很遗憾。我们应该积极、自信、健康地爱国，做事的出发点应该是有益于国家的未来。（津上）

论点 2 如何评价日中领导人？

- 怎样评价日中领导人对各自国家未来的看法？（王）
- 日本政治家、内阁最关心的是支持率，支持率一下降，就要更换内阁，避免危机。过去 10 年，频繁更换内阁，象征着日本处于危机状态。中国的领导者最优先考虑的是政治稳定，无法象日本这样简单地更换内阁。另外，中国的政治领导者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肩负着教育国民、引导舆论的任务。中国的对外政策几乎全部由领导者决定。这几年来，中国对外方针的一大特点是如何协调中国与日本、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当然，前体条件是以台湾问题为首的、有关中国主权的敏感问题不能让步。（刘）
- 将来的领导层应该不会比现在差。的确，我们需要给领导者们再施加些压力，让他们关注区域主义现象，促使他们理解日中关系不仅于日本，于整个区域的繁荣都很重要。刚才我谈到的“不沉默”，不仅仅适用于对中国，也适用于日本国内，也就是说，当日本方面的意见错了，在日本的中国专家应该提出来，而在中国的日本专家也一样。逆流而上需要勇气，但这对于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很重要。（高原）

论点 3 中国到什么时候为止，不再需要“历史”这一凝聚力？

- 刘先生指出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凝聚力，有将历史作为手段加以利用的一面。这个“凝聚力”是为了维护中共在国内的领导权呢？还是为了团结全体国民呢？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中国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把历史作为加强凝聚力的手段？比如说，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时，20 世纪历史给中国带来的复杂情结才会完全消失。要一直持续到那种时候吗？（田中 茂）
- 对中国来讲，维持共产党政权意义重大，我们应该看到：强大中央政权下的政治领导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思考方式。它与价值观也有关系。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至少在统一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建设中国（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两大目标完成之前，中国不想失去这一“凝聚力”。（刘）

论点 4 怎样超越历史？

-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双方都停止使用双重标准。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把中国当作一

个特殊的国家看待，中国也不再把日本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看待。中国与英、法、苏，间接地与美国也发生过战争。日本与其它国家也有过战争，但最近很多年轻人竟然不知道日本和美国打过仗。不反复重申历史教训，而是忘记它，是不是更好些？（佐伯）

- 中国对于战争的反应比一般国家感情化吗？比如对教科书问题，韩国的反应不是比中国激烈，召回了驻日大使吗？比较研究一下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问题的反应，能找出证据说明中国的反应是特殊的吗？（江）
- 我讲的并不是这次教科书事件中国的反应感情化。中国的历史教育当然讲授史实，但同时也加入了许多感情成分。正如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前言所写的那样，历史教育不单单是讲授一个个史实，第1要“明理”，也就是要弄清史实背后的“理”或者说是道理。第2是“入情”，也就是投入感情，在讲授日中战争、满洲事变时，加入中华民族的感情。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内容的确与中国不同，这当然是侵略方教授历史的方法，但也可看出在历史教育的基本思考方式上，日本与中国不同。我是在这种背景下讲的“中国重视历史中的感情成分”。（刘）
- 我完全赞成应该向前看。但如果是日本对中国讲“应该忘记过去”，真是一点儿作用都没有。（高原）
- 如果反复地对中国的下一代讲：“中国被日本侵略过，日本士兵屠杀了大量无辜的中国人”，那么在他们的心理就种下了对日本人的自卑感；同样，如果日本的下一代详细学习日本过去做过什么，那么他们就要不断向中国人道歉，在他们的心理也种下了对中国人的自卑感。我们这样做，有可能种下扭曲两国未来健康关系的种子。也许简单地说忘记有些鲁莽，正确地教给孩子历史本身是好事，但不能过于强调政治、社会因素。日本对中国，应该与对其他国家一样；同样，中国也应该与对其他国家一样对待日本。（佐伯）
- 我明白了佐伯先生希望的是建立正常的日中关系，尽管“正常关系”的定义比较难。不过要达到这种关系还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并在现阶段，从现实的日中关系入手。（高原）
- 正如佐伯先生所讲，如果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日本，只讲中日战争，那么中国的孩子对日本的理解就会扭曲。来日的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说：“在中国学的日本人与实际到日本后接触的日本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国也需要教给孩子们战后日本好的地方。而在日本，应该告诉孩子们为什么和中国打仗，

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明白原因，每当中国提起战争问题，就会感到困惑、陷入负面的心理状态。有必要弄清当时的历史潮流和现在的双方情况，并理解历史背景已经截然不同。日本为什么在 20 世纪 3、40 年代作出那么可怕的事？以前很少告诉孩子，现在应该好好教给他们，为了将来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日本应该汲取教训。而中国不应只注意那段中日历史，应把历史作为一个流动的过程来看，中国应该分析为什么日本做出了那样的事？并且，不应该将当时的印象投射到今天的日本身上。（高原）

- 新加坡战争博物馆里也展示了日军的残暴。我询问了设置展览的目的以及新加坡人对历史的认识。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向年轻一代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决不希望将来再发生这种的悲剧。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而列举出与日本的战争，是因为在新加坡的短暂历史中，日本的入侵是新加坡最大的国家危机。这样做不是为了培植反日情绪，年轻人对日本没有抵触。”我想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出发点，日中可以借鉴。（宗像）